



天字悠情

孙得俭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7.5



天宇悠情

程十发题

孙得俭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环衬页题签 程十发

天 宇 悠 情

孙 得 俭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3/16印张 116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

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260

书号: 10173·201 定价: 0.40元

引 子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我各路大军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挥戈南下，横扫残敌。这时，在福建境内的一条山路上，我陈粟大军某师师部和师直属队，却从南调头向北急进，他们预定今天上午在梅城与所属各团会合后，旋即挥师北上。

薄雾散开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师警卫营长孟翔战和教导员张赤，并肩率领着前卫连，兴冲冲地走在布满弹坑的傍山路上。他们头上戴着青枝绿叶编成的伪装帽，裤管挽到膝上，满脸油汗，一身的硝烟味儿。

昨天，这儿还是他们杀敌的战场。路边堆积着蒋军遗弃的辎重；路坡下绿水潺潺的山溪里，横躺着被我军击毁的汽车残骸；岩壁上弹痕累累，丛林间还冒着缕缕火烧的余烟。可是，今天这里已是远离火线的后方了。

“形势发展真快呀！”孟翔战对走在身边的张赤感慨地说道，两只大眼迅速地扫视着周围的情景，不免心情十分激动。部队参加渡江战役以来，他们日夜兼程追歼逃敌，从长江边一直打到闽江上游，眼看就要打到东海边上了，却突然接到命令：全师立刻北调，参加我军第一批空军航空兵的组建工作。一听说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，孟翔战的胸腔里忽地热了起来。这个看够了敌机暴行的人民战士，做梦都在盼望

着自己的空军啊！但是，当今仗正打在兴头上，全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了，自己却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调到大后方去，心里总觉得不是个味儿。他的思想情绪瞒不过高磊师长的锐利目光。高师长把粗大有力的手掌按在孟翔战的肩头上，说：

“小孟啊，这也是战斗哩！党要我们抢时间，争分秒，以最快的速度把空军搞上去！你看，祖国大陆快要解放了，可是祖国的天空还没有解放咧！仗，是有得打的，党要给你这只猛虎插上铁翅膀，让你打到天上去哩！”

这时，孟翔战边走边想，仿佛耳边又响起了高师长宏亮而又浓重的湖南口音。他的心头象燃起了一团火，紫铜色的脸膛泛起了闪亮的红光，他胸脯一挺，转脸向张教导员说道：

“反正跟着咱们师长准没错！指到东，打到东，指到南，就打到南。这回呀，咱们就跟着师长打上天去吧！”

张赤素来也非常敬佩高师长，听了这话，笑咧咧地点着头说：

“可不，师长这回带着咱们，是凭两条腿追赶帝国主义的飞机翅膀哩！”

“对！要追赶，而且要追过去，就得分分秒秒抢时间。师长不是常说吗？时间就是生命！江水流走了，还能在大海里找到它，可是光阴消失了，就一去不复返罗！”孟翔战大步地走路，大声地说话。

张赤也加快了脚步。并且，不时地回过头去关切地朝后面看着。他甩动着手臂，雄赳赳的显得格格外精神。这会儿，他的目光被走在队列中间的机枪排长冯大个子吸引住了。冯大个子一人扛着一挺机关枪，宽厚的背部还驮着两个背

包，从从容容地好象没有重量一样。他满脸笑纹地和身旁比他矮大半个头的小战士低语着什么，还把一条白毛巾递到那小战士手里。见此情景，张赤瞥了一眼走在身边的孟营长，心里不由得感佩地想道：

“这个冯大个子跟咱老孟简直是天生就的俩兄弟。瞧他俩生得一样彪彪楞楞、威威猛猛，就连脾气秉性也难分难辨。对同志、对群众真诚相待，有求必应，都是一付热心肠；在战斗作风上，又都有一股雷公老子的猛劲！”

张赤想到这儿，不免想起了刚入闽时一场战斗。那也才是几天前的事情。部队在武夷山区的山道上急速地东进，突然，“叭！叭！”从前面的山谷里传来清脆的枪声。紧接着，“哒哒哒”，“突突突”，冲锋枪、机枪的对射声响成一片。前面，尖兵班在转弯的地方，跟敌人遭遇了。

原来，这是一股企图骚扰我前进的武装残匪。这些顽匪虽是乌合之众，但凭借着山深林密，地形熟悉，出出没没地向我射击。方才，敌人的第一声冷枪，就把我们的一个战士撂倒了。这下可把冯大个子气炸了！他猛地昂起头，对山怒骂一声，眼睛都要冒出火来。他一眼瞅准了敌人的火力点，一个人提着机枪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口气儿翻上东面的山岭，猫着腰穿过树丛，悄悄地摸到西山坳，从敌人屁股后面猛地开了火！直扫得敌人懵头转向，只当来了天兵。这股残匪，遭这两头一夹击，除了腿长的跑了几个外，不死的也都缺腿少胳膊了。

张赤想到这里，心里就乐开了。他情不自禁地用胳膊肘碰碰旁边的孟翔战，笑问道：

“喂，要叫咱们的冯大个子驾起飞机冲到天上，你说会怎样哩？”

孟翔战双眉一扬，答道：“那就一定会大闹天空！”

正说笑间，天空中忽然响起一阵阵野蜂般的嗡嗡声。张赤眼尖，指着南天上叫道：

“敌机！一个头的，两架！”

孟翔战仰脸顺着张赤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发现两个头不大的敌机直奔这边飞来。

随即，响起了“嘀嘀打打”的军号声，行进的队列立即分散隐蔽到大路两侧。

转眼间，敌机已飞临上空。它们盘旋一圈，其中一架发出凄厉的尖啸声，对准山谷里的大路俯冲下来，“嘎咕、嘎咕……嘎嘎嘎嘎……”疯狂地盲目扫射。

“嘘！嘘嘘——！”

登时，一匹乍惊了的驮弹药的骡子，腾地冲上大路，蹶踢奔跳着狂跑起来。

“不好！暴露目标了！”孟翔战惊呼着正欲跃身拦马，忽见路边灌木丛中窜出一个彪形大汉，飞步上前猛力把驮骡揪住。正待他将那骡子往路旁树荫底下拖拽之时，另一架敌机跟踪俯冲下来：“嘎嘎嘎嘎嘎嘎……”在一片泼水般的弹雨中，只见那彪形大汉摇晃了一下，便扑倒在血泊中了。

孟翔战和张赤立即奋不顾身地赶过去抢救，一看，这大汉不是别人，正是机枪排长冯大个子！他身中数弹，血流遍地，当场牺牲了。这时，另一架敌机已兜了个圈子，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啸叫声，又飞来了。张赤赶紧和几个战士把冯大个子抬了下去。孟翔战见此情景禁不住怒火中烧，一时性起，竟抓起冯大个子的机枪，毫无遮掩地兀立在大路当中，活象一头被震怒了的狮子颤巍巍地直对着迎面俯冲而来的敌机。

敌人的飞行员准是发现了这个极度蔑视他的仇人。他象被激疯了似的猛降了高度，拖曳着黑云般的魔影，正对住孟翔战狠压将下来！

“好——狗日的！来吧，不结结实实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会干休的！”

孟翔战心里暗暗地嘲骂着，一道异常冷峻的目光，穿过准星，射向敌机。

“嘎嘎嘎，嘎嘎嘎……”敌机开火了，一串串机枪子弹，在孟翔战的脚边“噼噼卜卜”地扫起一股股烟尘。

“哒哒哒哒哒哒！”孟翔战也用喷着愤怒的火焰的机枪回敬了它！打得敌机左机翼直冒火光，炸开了好几个弹洞。那飞贼一看情势不妙，惊恐地拉起机头，好象被打断了腿的癞皮狗似的，歪着身子，拖着黑烟，一瘸一拐地仓惶逃命了。

飞在后头的敌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急忙拉杆爬高，夹着尾巴跟随负伤的敌机没命似的奔逃。

孟翔战纵身跳上石墩，仿佛要追到天上去似的。他又开两只大脚板，象尊铜像似的傲然屹立。他爽然吁了一口气，卷起衣袖，在红喷喷、汗淋淋的大脸膛上抹了一把，然后啐着那遁去的敌机吼道：

“报丧去吧，狗崽子！咱们后会有期呢！”

这时候，高师长和齐政委带领着师司令部作战科长金戈、作战参谋钟文彬和警卫员韩钢等人，骑着战马奔上来了。大家翻身下马以后，便急忙上前看望冯大个子，但见冯大个子双目微闭，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高师长和齐政委缓缓地摘下了军帽，他们那深邃的眼睛，闪烁着痛悼的神情。周围的战友们也都跟着脱帽致哀。

孟翔战和张赤的心情特别难受，两个人都禁不住一阵酸楚，虎目坠泪。想到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，竟在奔赴建设空军的途中，突然牺牲在敌机的枪弹下，心中怎能不感到格外的痛惜而万分遗恨！孟翔战气恼得狠狠地挥拳砸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仿佛怨恨自己方才没有击中敌机的要害似的。

高师长的心里也十分难过，他更了解此时孟翔战和同志们的心情。他既是宽慰也是激励大家说：

“同志们，这个仇是要报的，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，齐心协力，发愤图强，把咱们自己的空军尽快地建设好，飞到天上跟敌人算账！”

齐政委也操着清爽的上海口音激奋地说：

“对！同志们，我们既能打赢地面上的战斗，就一定能打赢空中的战斗！我们要立定凌霄志，把陆地上的歼灭战，打到天上去！打到九霄云外去！”

“对！把地上的歼灭战，打到天上去！”

指战员齐声吼道。这吼声是决心，也是起点。大家在武夷山区埋下了战友的遗体后，队伍又昂奋地北上了。

—

一片红光，遍染天下。

欢笑的朝日，从东方的地平线上，闪闪跳跳地涌出来，

万道金辉，驱散了平原上的明雾、烟霞。祖国北方的一座沿海机场——雁亭空军基地，便显现在青山绿水之间。

它座落在玉山之麓，碧海之滨，列车奔驰的铁路线，紧挨着它的身通过，清澈如镜的雁亭河，湍流在它鳞次栉比的营房区脚下。

在飞机停放、起降的外场，象运河那样笔直宽阔的混凝土跑道，连接着一条条纵横的滑行道、联络道，镶嵌在绿绒毯般的草地上。那一架架明光烁亮的喷气式歼击机，威武地昂着头，伸展开剪形的双翼，整齐地排列在跑道尽头左侧的停机坪上。仿佛在接受冉冉升起的红日的检阅。

在银燕列阵的前方，停放着一辆指挥塔台车，一面长方形的蓝色飞行标志旗，在车顶上徐徐飘动。明亮的车厢里，不时地响起一阵阵陆空通话声。远处，一座半圆形的建筑物，面对跑道中央，高高地独立在滑行道的外边。楼前，旗杆顶上红白两色的风向袋，犹如朝天吹响的号角，呼啦啦的舞着晨风；楼后，高大的无线电天线群，象一把把撑开的伞架。但是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条巨大的红幅，它横贯地挂在这座建筑物的外墙上，上书一行金色的大字：“争分夺秒，苦练精飞，力争早日入朝参战！”

这里，就是飞机场训练、作战的神经中枢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师指挥所。

师指挥所墙上的日历，正翻到一九五一年七月的某一天。这时候，在朝鲜战场上，中朝人民并肩作战，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，已经推进到三八线附近，迫使敌人转入了战略防御。

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这个歼击航空兵师的飞行训练活动更加紧张了。这天，全师以特技练习为科目的飞行日，即将在机场附近的几个空域里同时进行。

远处，机场北边小山坡的上空，一群羽毛丰满的岩鹰，正鼓起翅膀，鱼贯地跟进，悠闲地盘旋着。蓦地，它们象离弦的疾箭，惊吓得扑楞楞地直扑青霄。

原来，紧接着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只见一架金光耀眼的喷气式飞机，闪电般地通过机场，一晃眼儿，便不见了。

“徐燕，这飞机飞得多快呀！真帅！”一位俊爽俏丽的女战士立在塔台车下，手搭凉篷，用钦慕的眼光追送着远飞的战鹰，兴奋地叫着。

“噯呀！吓煞人唻！”那身材修长的徐燕似乎是惊魂未定，两只纤细的手指尖儿，还堵在耳朵眼里。

那女战士噗哧一下笑出声来，说：“瞧你这胆小的！”她在徐燕的肩上捶了一下，不免又叽叽咯咯地畅笑起来。这轻盈的笑声，似乎在这威武肃穆的场面上显得特别突出似的，引得很多人都掉过头来把这陌生的姑娘打量一下。这是一个很标致的妙龄女子：略高的个儿，白里透红的鹅蛋脸，那墨玉似的发根与草绿色的衣领间，露出雪白的脖颈；弯弯的，柔润的秀眉下，一对亮晶晶的眸子，又大又圆，在长长的睫毛遮护下，分外深澈。她的出现，仿佛是从那珍珠色的晨空里突然降临的天使一般，叫人悦目赏心。

“这女同志长得真美！她是谁？”很多人在心底悄然地赞叹和自问。

“噢，这女同志好面熟……”大队长孟翔战的僚机飞行员韩钢，望着那女兵心里一动，不觉睁大眼睛出神地端详着她。薰风，撩起了她的鬓发；霞光，把她那面颊染成了玫瑰色，看过去是那样清晰，明媚。

“难道是她？……”韩钢两眼一亮，忽然想起来了。

“哦，是她！是高师长的女儿！”韩钢差点儿惊喜地喊出声

来。他五年不见她了，当时那十几岁的女孩儿，已经变成大闺女啦！

那女战士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那双灵活的大眼睛一瞥，忽然发现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飞行员，正用专注的目光凝视着她，不觉心里一动，脸蛋刷地红了。她随即羞忸地掉过脸去，瞭望着天空。

韩钢真想过去跟她打个招呼，但他素来性情腼腆，又见她把脸掉开，只当她认不得自己这个当兵的，也就欲前又止了。

这人果然就是飞行师长高磊的独生女儿，叫高雪鹰，刚从南京华东军区通讯学校毕业出来，今年刚刚一十八岁。

高雪鹰和徐燕是昨天晚上才报到的。当时高师长正在开会，而且开到很迟，所以她没有及时见到父亲。今天凌晨，她被外场轰隆隆的飞机试车声唤醒了。她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，换一身八、九成新的绿军装，脚蹬一双湖南乡下姑娘爱穿的、圆顶浅口中间结带子的青面布鞋，而且随意地把两条齐肩的羊角辫子掖在军帽里，就急不可耐地拉着徐燕到外场看新鲜去了。

一阵欢快的马达声，又传入了高雪鹰的耳里，她举目而望，忽见那银燕儿仿佛打天外闪出来似的，出现在机场边沿的半空中。待飞临塔台上空时，忽又柔和地抬起机头，尾部喷出一道青烟，一边急速跃升，一边沿着上升轨迹，连连打着横滚，象飞旋的火箭一般，钻入深邃澄碧的天际。

“001，高度？我是朝阳。”歼一团团长陈亮手握送话器，仰脸盯住飞升的战鹰，兴奋地问道。

只听得塔台扬声器鸣的一下，打高空里传来了金钟般宏亮的回音：

“朝阳，001回答：高度八千。”

继续飞向高空的银燕儿，陡然在蓝瓦瓦的天幕上神话般地拉出一条象蚕丝一样雪白的烟带。高雪鹰有生以来头一遭看见这奇特的景象，高兴得她立地跳了起来，喊道：

“嘿，你们看，飞机拉丝喽！”

这外行话，立即引起了现场同志们的善意笑声。高雪鹰脸儿飞红，小嘴一咧，也笑了起来。

还在待命登机的歼一团一大队长孟翔战，靠到师政委齐振江身边，问道：

“政委，这女同志是谁呀？咋没见过？”

“她呵，”齐政委笑道：“是咱们高师长的女儿，昨晚才从通校分配来的。”

“咱师长不是没有爱人吗？哪有这么大的女儿嘞？”孟翔战又问。

“这——”齐政委的话头哽住了。他转而笑笑说：“这以后再说吧。”然后走了过去，对高雪鹰和徐燕说：

“这不叫拉丝，叫‘凝结尾迹’，也叫拉烟。咱们这喷气式，一升到高空，就爱在天上挥笔作画。”

高雪鹰转脸一看，一下子认出了齐政委，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哎呀，还是您呀，齐伯伯！”但想想不对，赶紧立正敬礼：“哦不，齐政委，通讯兵高雪鹰向您报到！”

齐政委呵呵笑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怎么样，是想赶来参加入朝参战吗？”话说到了高雪鹰的心里，她默笑着点头承认了。

这时，天上的烟带越拉越长，越拖越高，那架银燕儿越变越小，只能见得象一颗明晃晃的银星，闪动在烟带的顶端。霎时，这银星又变成了一个针尖大的亮点，最后，这亮点便消失在巨大的苍穹之中了。留在空中的那条绸缎般的飞行云，

也渐渐地扩散开去，化成一缕缕缭绕多姿的轻烟，变为一片又薄又白的云层，飘荡在万里长空上。

“001，现在的高度多少？我是朝阳。”

“高度一万二，加入上空空域，001。”这声音变得十分遥远，微小，但听起来依然是那样清晰有力。

“可以加入上空空域。”

“001明白。”

地上话音刚落，天上又雷声大作。那架喷气式歼击机重新出现在机场上空。它在万米高空动作烂熟地滚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个半滚，就此扣住，座舱朝下底朝天地倒飞了一程，突然敛声屏息，似流星般地猛向地面扎了下来。高雪鹰见此情景，张开嘴巴，惊愕地睁大了眼睛，心都跳到了喉咙眼上。蓦地这飞机又灵巧地在半空拉平，嗞嗞地又向着高空射去。小高顿觉松了一口气，红喷喷的脸盘豁然开朗，嘴角上浮起了一个虚吃一惊的微笑。

这时，从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，到机场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大小村镇，从工厂到田野，从铁路线奔驰的列车，到停泊在港湾的舰艇轮船，千万张笑脸仰视着天空，千万双眼睛追逐着这雄鹰一样矫健、海燕一样灵敏的后掠翼喷气机。人们向自由翱翔在祖国神圣领空的人民空军挥手致意，感到无比的欢欣与骄傲。

高雪鹰此时正是这样的心情，而且比谁都更强烈。她昂首凝视着碧空上的银燕，一时忘却了世界上的一切。她心里羡慕极了，想道：“是谁在驾驶这架飞机哪？他飞得多帅啊！”然后感慨地说道：“这开飞机的同志，一定是个不一般的人！”

齐政委听了忍住没笑，望望空中，再看看这个小女兵，

便故意地说：“不，跟你一样，都是工农子弟兵。呶，你看，那不就是他们吗？”

高雪鹰顺着齐政委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附近有不少身着黄色敞领单飞行服的空军战士，站在那里看飞行，有的还手拿一架铅制小飞机，在翻上翻下的比划着。

“你看，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在练飞哩！”齐政委戏谑地笑笑地说：“他们的心哪，跟你一样，早就飞到朝鲜战场上去罗！”

“是啊，早飞到朝鲜战场去罗！”高雪鹰在心里重复了一句，不免想起昨天傍晚在车站上的情景。那时，高雪鹰刚下火车，车站上停着一列军列。听说是我们自己空军的飞机掠空而过，指战员们都从车厢里跑到站台上看热闹。他们的情绪高极了！他们挥舞着军帽，欢声雷动：

“嗨！咱们自己的空军，咱们自己的空军！”

“走吧，空军老大哥，咱们一起过江去吧！”

……

塔台上鸣的一声响，又把高雪鹰吸引回来了。

扬声器里传出了洪亮的呼叫：

“朝阳，001起落架放好，请求着陆。”

“001，可以着陆，下滑速度260，右侧风5米。”

轰轰的响声由远而近，高雪鹰抬头迎视，只见正面飞来的那架飞机的机头下部和两翼根下，垂放出三个小轱辘来。那飞机飞临T字布上空，开始斜楞起翅膀，压着坡度向左一转，便背向跑道飞去。不大一会，那飞机又折转回来，出现在跑道延长线的远方。轻快地打着唢呐，朝下推着机头，宛如童话中的鬻鬻仙鹤，舒展开颇长而美丽的银翼，徐徐地向铅灰色的跑道滑翔下来。只听得“嚓——”的一声，就在她

两翼根下的一双轮子接地的一瞬间，跑道上随即冲起两道蓝晃晃的清烟。接着，那飞机竟象舞蹈演员似的灵巧地踮起两只脚尖，支撑起全身的重量，轻燕掠水式的飞速前移。

“飞机接地一点跳跃也没有，多稳呀！”

“嗯，这着陆动作做得真帅呀！”

“你们看！”大队长孟翔战大声嚷道：“那两点姿式保持得多带劲啊！这手上的硬功夫可真够咱们琢磨哩！”

在一片赞叹声中，这架战鹰从容地翘着机头，悬空抬着前轮，保持住一定的仰角，在跑道中央线上平稳地滑跑了一阵，直至速度逐渐减少后，前轮才柔和地落了地。随后向前滑去，喷出透明的气流，犁起滚滚的浪花，翻着雪白的泡沫，仿佛一条鳞衣璀璨的银鱼，在波光、水气的世界中，忽隐忽现地穿行着。然后向左一转，驶进联络道，再向左一转，便奔上一条与跑道并行的滑行道，直奔塔台这边滑过来，轰地一声虎啸，关车熄火了。

机械师赵老勤急忙迎上前去，把小扶梯架到飞机头部，首先插好弹射座椅的地面保险销，帮助飞行员解开安全带，脱下降落伞。敞开的座舱内，霍然立起一个身材魁梧的人，那方正的脸庞黝黑红亮，两道汗湿的浓眉似黑墨绘过的一般；一对瞳子很大的眼睛，笑迎着阳光，豁豁亮亮，闪闪生辉。他跨上扶梯，稳健地走下飞机，不待询问，便主动地向机械师报告：

“老勤同志，飞机空中情况良好。”

赵老勤敦厚的宽脸微微一红，问道：“发动机转速、温度都正常吗？”

“正常，正常，你这位飞机保姆当得真不赖嘛！”

那飞行员笑咧咧赞扬道，然后擦一擦脸上的汗水，举步

向着塔台走来。

高雪鹰和徐燕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走过来的飞行员。

徐燕凑着高雪鹰的耳根轻声问道：“刚才在天上翻斤斗打滚的，就是这个人吗？”

“就是呗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得看看清楚是什么样的人。”徐燕敬佩地说。

这时，这个头带黑皮捂耳飞行帽，脚穿棕色浅筒大皮靴的飞行员，已经渐渐地走近了。等他摘下了飞行帽，高雪鹰冷丁一怔，使劲眯了眯眼睛，再定神一看，圆睁的大眼不由得倏然一亮，立刻象春燕展翅似地张开胳膊飞奔上前：

“爸爸——！”

她紧紧攥住高磊的大手，一对润润的明眸敬重而又深情地注视着刚从天上飞下来的父亲。

高雪鹰两年不见父亲了。但高空的风云，崭新的征程，剧变的岁月，使父亲变得比过去更年青了！

一旁，政委齐振山眼角上堆满了和霭的细纹，瞅着雪鹰，打哈哈道：

“呶，你看，这是天降的父亲啊！”说得父女俩都笑了起来。

飞行日继续进行着。高师长给女儿勉励了几句后，便和齐政委回到了师指挥所。

片刻，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两颗红色信号弹从指挥所的门口升起。登时机场又吼起了涡轮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孟翔战大队长和僚机韩钢的飞机腾空而起，在机场上空兜了半个“8”字形，便沿着航线爬上蓝天。